# 疯狂的若萍

座落郊区的豪宅。

周末的夜晚却显得十分特别，偌大的四层楼没有任何仆从，稀疏的人影尽是成双成对，空气中弥漫

着特殊的气氛。

淫靡的气氛。

一位美人身穿白色的连身洋装，正在较冷清的二楼偏厅当中，慵懒地倚在舒适的双人沙发上。

俏丽的短发乌黑柔亮，发尾俏皮地上卷，增添几分俏丽，鲜奶油般白皙甜腻的肌肤，甚至有点病态

美，糕点般松化美味的面颊上，小巧精致的五官却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搭上红润的樱桃小嘴，让人

忍不住想尝一口。

华美的小礼服展现出光洁的藕臂，薄薄的披肩完全只有装饰的作用，那刀削般的香肩直到光亮的裸

背之间，全都一览无遗，浅浅的V 字领微露酥胸，精巧的项链正好卡在双峰当中。丝质的长裙半拖地，

连高跟凉鞋露出的脚趾头都那么可爱，鲜葱般的玉指中央套着一只戒指，耀眼的钻石闪闪发光。

她的名字是：若萍。

男子缓缓走近若萍身边，递给她一杯香槟。

浏海染了几撇棕色，嘴角残留着豪迈的短须，年近四十岁，像貌英挺，体格也相当健壮，与美丽的

若萍站在一起，显得十分搭配。

由楼上看下去，一楼大厅的景象十分热烈，各类醇酒、烟雾、迷幻药物等助兴的物品因应俱全。

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丰盛无比的性宴……几乎每对男女都沉醉在狂野的气氛中，甚至恣意地群交、

乱交，或者在宽敞的欧式庭院中露天野合。

「男人都这么……变态吗？」若萍轻声问道。

男子微笑着啜饮了香槟，眺望着在小厅另一隅纠缠成一团的男女，淡淡地说道：「或许吧……半裸

的女人极为美丽，与羞怯柔媚的若萍不同，那冶艳的风情好像会扎人，如一根针，一望就立刻刺在心头

上。蜷曲的长发随意舞动，宛如黑色的波浪，小麦色的肌肤麦芽糖似的甜腻，彷佛会黏在掌心，全身上

下玲珑的曲线完美的无懈可击。

「把自己的老婆让别人……真的那么有趣吗？」洁白皓齿咬着丰润的下唇，若萍恨恨地问道。

「问题的答案似乎很明显。」

「唉……男人都是变态！」若萍低头叹道：「害人家慢慢也变的……」

腼腆的苦笑带着些许无奈，玩笑的语气中不乏真实的感慨。

的确，外表像若萍这般温柔贤淑的良家妇女，与今晚的场合极不合衬，让人完全联想不到淫乱的游

戏……然而，美丽人妻不经意的自白，让男子轻轻地发笑了。

大厅的另一侧。蜜色的丰臀正高高翘起，彷佛在吸引雄性的目光，超越言语的沟通「啪！」男人的

大手立刻狠狠赏了肥美的肉丘一掌，留下通红的掌印，美人也配合地发出满足的呻吟。

「我老婆是个天生的淫妇，普通的性爱根本无法满足她的性慾. 」望着妖魅的景色，喝乾杯中的佳

酿，男子轻松说道：「这种游戏其实是我们维持婚姻的重要因素吧。」

若萍瞪了男子一眼，沉默不语，有力的手臂却突然挽住她的纤腰，男子在线条优美的长颈上轻轻一

吻。

「我们说的太多了，不该再浪费时间……」

雄性滚烫的体温中蕴含着旺盛的慾火，连喷在脖子上的鼻息都如此炙人，嗅着混合酒精的浓烈体味，

短胡扎着她水嫩的肌肤，若萍不禁微微颤抖。隔着单薄贴身的衣衫，男子巧妙地爱抚着娇乳，衣料光滑

的手感与女体截然不同，揉合了乳房的软嫩却别有另一番滋味。点点唾液的沾湿，若萍胸前的半透明中

隐约透露出魅惑的粉红色。

礼服内并没有其他的遮掩。

轻托起成熟的果实，挺茁的酥胸虽然不见特别丰满，浑圆饱实的形状极为诱人，尤其集中坚挺的乳

峰堆出一道沟痕，深深埋住男子的手指。

男子亲吻着白嫩的乳球，贪婪地在乳尖上打转，在唇齿交错下，耀眼的白皙染上一层粉红。乳肉顽

皮地在指间跳动，并从掌缝中满溢出来，敏感傲人的乳蒂在男人的挑弄下，很快地充血肿胀起来，有如

耀眼的红宝石。

「喔。」

若萍恼人的鼻音短促而可爱。

在男子的任意施为之下，若萍的脑海一片空白，但逐渐朦胧的视线仍可以望见隔壁的男女，粗鲁又

放荡的动作彷佛彼此在搏斗，连结合的淫靡部位都清晰可见，熟悉的雄性肉条急促地在湿黏的谷地进出。

强烈的刺激分别在内外激荡着，充斥心头的是莫名的忌妒与羞耻，奇异的情绪不停发酵。

美丽的蜜穴已经完全湿透了……「嘶…嘶！」高贵的长裙被撕开了一片，比纯白裙角更白腻的部分

暴露在男人的视线之下，此时无人在意那价格的昂贵与限量的稀有性，若萍有如受惊的小白兔瑟缩在男

子怀里，男子的神情也异样地激动。

「在这种气氛下，会感到特别兴奋吧？」男子挖弄着温暖的秘丘，黑色的杂草缠绕着手指，不断渗

出的汁液带着淫乱的香气。身为一个讲究效率与成果的土木工程师，若萍的丈夫总是忽略无意的前戏，

但是，眼前的男子如同经验老道的猎人，针对着完美的目标，惬意地欣赏猎物挣扎的惨状。

「喔喔喔，好痒……人家受不了…啊啊啊！」

女性私密的淫态在小厅中尽情展露，引起邻人的注意，四对目光的交替说不出的淫秽，不，在半开

放的空间里，周遭还有更多觊觎若萍性感身躯的眼光在一旁窥视。

身为人妻的羞耻已经升到最高了。

套好胶膜的肉棒朝着绽放的肉穴前进，一下子就顶到女体的最深处，又硬又热的肉棒让若萍再也按

耐不住情慾. 原本以为肉棒会长驱直入，贯穿她的身体，出乎意料地，粗壮的东西却骤然停止。

「我想感受一下小穴温暖的感觉……」男子舐着若萍的耳垂，轻声说道。

与平日粗鲁直接的硬插完全不相同，勾动女体的肉棒深浅交错，在湿热的肉壶中缓缓进出，目的不

在于满足自己的淫慾，更要挑拨若萍的隐藏的本性，轻挑慢捻的动作不能满足女性的官能，奇妙的搔痒

从深处蔓延开来。

「不行了……喔喔…不行了…」婉转的娇啼回荡在四周，腻人的呼喊可比得上AV女优的完美演技，

呻吟有着少女般的羞涩，哼声彷佛忍受着极大的痛楚，却又充满着牝性的欢愉。如果这是若萍发自本能

的反应，那她绝对是可以满足任何男人征服感的恩物。

固执的深耕在紧密的花径间来回刮弄，不断翻动几乎融化的蜜肉，若萍撑起几乎折断的细腰，疯狂

的迎合着激烈的抽插，任狂潮迭起拍打着她娇贵的身躯。

一阵火热的冲击席卷而来，男子的身躯开始狂乱地搐慉，感受到男人最后的灌溉，若萍在剧烈的快

感下晕眩……在深夜中急驰的黑色轿车，朝着市区前进。

丈夫的表情尽是满足后的畅快，一手温柔地挽着若萍，满脸笑意。

「今天晚上，你好淫荡喔。」

「讨厌！不准说！」

「哈哈哈。」丈夫得意地笑着，在若萍耳畔小声说道：「我们回去再做一次好吗？」

若萍含羞地点头，晕红的脸庞满是兴奋……褪去性感撩人的礼服，揭开化装舞会的假面，若萍不再

是若萍，而是一个贤慧温柔的家庭主妇。

……若苹。

几乎完美无缺的丈夫，富裕而美满的两人世界，若苹拥有令人钦羡的幸福人生，平稳而单纯的生活

复一日，直到半年前的一个晚夜：射精后的丈夫没有丝毫愉悦，脸上表情平乏、单调的让人心痛，从丈

夫口中说出跟无法想像的意外发言……无法想像自己的丈夫居然会提出如此无耻的要求，贤淑的妻子根

本不知如何面对，在丈夫的诱骗威迫之下，若苹万不得已踏入包裹着毒液的糖心陷阱……最初的经验还

因为若苹失控的哭号，因而不欢而散，两、三次之后，牝性的本能逐渐觉醒，若苹从变态的刺激中享受

到与众不同的官能甘美，在雄性淫邪的窥视之下，隐藏于官能中的欲望狂涌而出，越是羞耻越是强烈，

甜美而扭曲的滋味彷佛快感中毒一般。

当然，理智上若苹还是积极排斥的态度，忽略肉体激烈的反应，自欺欺人地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好色

的丈夫，事实上，少许的忌妒催化之下，让两人的感情更为融洽，如此一来，若苹也比较够接受夫妻间

奇妙的性游戏。然而，淫乱不但没有改变若苹的气质，官能的调和反而让她更加美丽，或许在纾解了牝

性浓烈的情之后，若苹更能维持文雅婉约的丰姿，天真纯洁地像个孩子。

过了几周。

闷热又烦躁的午后。

让位给臃种的孕妇之后，独自随着车厢的节奏摇晃，经过悠闲又轻松的午茶时间，脑中还在回味与

友人交谈的点点滴滴，若苹的心情显得十分愉快。

突然间，她感觉到身后有一股异样笼罩。

捷运车厢非常拥挤，正是色狼下手最好的机会………若苹差点唤出声来了。

手掌的动作非常粗暴，揉面似地按捏着人妻成熟的俏臀，五指深陷柔软的小山丘中，感受着惊人的

弹力与热度。碎花裙内浮现淫秽的形状，男子开始努力磨蹭着丰满的肉缝，较为细长的中指伺机穿刺圆

臀的防护。

苦苦忍耐着，若苹不知道如何反抗，更害怕旁人发现自己的窘境，只能暗暗期待男子得逞兽慾后，

能够仁慈地饶恕她，只可惜，美人的耻态点燃了雄性的火，不光是无耻的怪手，连鼓涨的性器也在她身

后饱满的溪谷上顶着。

「美丽的太太，你的屁股好软，好有弹性……」

男子的脸很熟悉，尤其那低沉又浑厚的嗓音，只是英伟之中添了几分猥亵的意味，声调说不出的下

流。

「你不是……啊！」

就在这个时刻，好色的魔掌顺势伸入裙中了。耐心地抚摸着丰腴的大腿，挑逗着女性最原始的本能，

在女体最火热的一瞬间，男子拉下了轻薄的内裤。直接触摸光滑无瑕的臀肌，有如高级丝绸，用力分开

饱满的臀办，蒸腾的热气混和着水汽，彷佛要融化作恶的手指。

「喔……喔……」

眼眶含着晶莹的泪珠，若苹偷望着男子俊美的脸孔，晃动着火热的屁股，企图甩开作恶的手指，可

是，恼人的扭腰没有闪躲掉男人的亵渎，反而使可恨的魔掌陷得更深。

「我们不是已经狠狠干过了吗？那时你也觉得很爽吧？」

「不，那不一样，我们只是在玩游戏而已，现在你不可以……」

若苹的话语被侵犯臀沟的手指硬生生打断了，灵活的指尖在敏感又怕羞的菊蕾上活动，粗硬的指节

已经钻入肛门内，朝神秘的幽境探入。

「那就再让我玩一次吧，淫荡的太太。」

在众人的包围之下，气氛显得更加淫猥，被认识的男子玩弄不知道心里比较能够调适，还是会更加

羞耻，若苹全身乏力，软软地倚在强壮的胸膛，另一只大手握住她整颗柔嫩的玉乳，半拉开胸罩，挤奶

似地大力揉捏，在拥挤的车箱内，上下前后同时遭受蹂躏。

在某站，被挟持着，身不由己地随着汹涌的人潮一起下车……捷运车站，厕所。

无视惊讶的表情，男子拉着若苹进入狭窄的私密空间里。

着急地解开若苹的衬衫，露出左右摇晃的美乳，水蓝色的内裤被收到男子口袋中，若苹张开的修长

双腿呈现V 字型，诱人的花园像是展示品般任人观赏。

「喀嚓…喀嚓」朝着湿濡的蜜穴与肛门不停按下相机快门，每一次闪光灯都像在若苹的心头烙下羞

耻的印记，「求求你，饶了人家吧。」

「罗唆，那天不是很浪吗？这里只有我们两人，不需要再装正经了。」

「不，您误会了，人家不是那种女人。」

轻戳了一下几乎要滴血的肉核，指头上沾满透明的淫蜜，从指尖流到若苹颊上，男子淫笑道：「那

你是哪种女人呢？」

「不……不……」若苹疯狂地摇头，重复说道。

「上面的嘴里说不要，下面的嘴都已经流口水了，这种痴汉的游戏很刺激吧，好湿，好黏喔……」

男子不耐烦地扯着若苹的秀发，粗大的肉棒硬塞入樱桃小嘴里，一直顶到咽喉处。

「含着肉棒的样子太美了，笑一个吧。」

正对着高雅纯洁的面孔，清晰地拍下人妻舔着肉棒的耻辱特写，男子的肉袋还不停碰着她的脸颊。

浸在湿热小嘴里，享受人妻温软的口舌侍奉，任高贵的香舌舔弄肉冠上的隙缝，那征服的刺激感几乎超

越了实质的快感。

屈服在男子的暴虐之下，若苹不知道该庆幸没有在车厢上被奸淫，还是该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悲哀。

可能是马桶冰凉的异感，或是男子的指头粗鲁地划过尿道口，偏偏在这种可悲的情况下，她居然产生莫

名的尿意……男子灵敏地发觉到她努力夹紧双腿，强忍又急迫的可爱模样。

「嘿嘿嘿，既然在厕所里，就尽量尿吧。」

朝着此时最脆弱的一点，毫不留情地揉弄。

浑圆高耸的屁股高高挺起，金黄的泉水洒成彩虹般画出圆弧，身体自然而然不断颤抖，若苹双颊火

红，理智正一点点随之流逝……斜倚着墙，右脚高高架在男子的肩上，高举过头，单脚站立的若苹斜受

着男子的压迫，体操般高难度的动作，连身子相当柔软的她也感到吃力。

男子揽着若苹的细腰，捏着丰满的乳房，龟头在湿淋淋的肉唇上摩蹭，潺潺流出的淫汁已经在地面

上形成一滩小水洼了。

「拜托，您怎么欺负人家都没关系，可是绝对不可以……」

「不可以怎样？」猛然之间，坚硬的肉棒滑入若苹体内，男子以无比淫邪的口吻嘲讽说道。

「喔……喔……喔……」

男子强壮的身躯不断撞击若苹的身子，隔间外传来吵杂的人声，若苹咬紧双唇，忍耐着不出声，强

烈的快感不能从口中宣泄，迂回盘绕在体内，残忍地折磨着美丽的人妻。

「明明很喜欢被干，还装什么纯洁，大声叫出来吧！」

频率密集地攻击着糜烂的花房，有如规律的节拍器，男子后腰好像有马达在驱动，快速抽插着娇嫩

的肉穴，肉棒似乎一直插在肉穴里，又好像始终在体外徘徊。

充血的肉瓣被插到岔开，粗大肉棒来回之间，连深处的嫩肉都翻了出来，一整片红噗噗淫靡的可怜

模样，肉棒压迫之下，「咕噗…咕噗」发出淫靡的声响，肉壶溢出大量男女淫乱的分泌物。

肉棒再度插入小嘴里，放肆地发射脏污的种子，若苹不停咳嗽，腥臭的味道几乎要令窒息，白色的

秽物不但吞进肚子里，还如唇膏、蜜粉一般被大量涂抹在无瑕的玉容上。

拔出来在脸颊上拍打的淫棍居然还有些许硬度，又不安分地在若苹的肉穴上磨蹭，然后慢慢地再度

刺入……傍晚时分。

门铃声响起，正在厨房里被料理忙昏头的若苹，急忙地放下菜刀，关上炉火，冲向玄关。

门外的男子长的高大结实，身穿灰色的工作服，与想像中的丈夫完全不同。

若苹还在迟疑，一瞬间，男子已经闯了进来……压低帽沿的男子默不作声，慢慢脱下长裤，爬满蚯

蚓般的青筋，紫黑色的巨大肉棒骄傲的仰起。

虽然没有看到正脸，可是，若苹已经认出眼前的巨物……「我无法忘记你的身体，实在是太美了！」

「你快点走，我丈夫很快就回来了。」

若苹的声音充满哭音，眼眶微红，泪水已经要飙出来了。

恐吓当然没有任何作用。

嫩绿色的围裙之外，除去若苹全身的衣物，露出她羔羊般白嫩的胴体，男子好整以暇地抚摸着娇贵

的女体，一面从怀里掏出预备好的一捆麻绳，熟练地开始装饰艺术品般的女体。

粗糙的麻绳擦过若苹娇嫩的身子，可布的黑色荆棘攀爬在嫩到几乎滴汁的肌肤上，丰挺的双乳上缠

绕着8 字型，双手在背后重重捆住，腰身高高抬起，重心不稳的美臀左右摇晃，纯洁美丽的脸庞贴在油

腻的地板上，裸身围裙包裹着黑色的绳结，华丽中带着堕落的凄美。

「被绑的很爽吧？」

男子巧妙地操纵着淫邪的绳索，另一段麻绳横过若苹的下体，绑入神秘的三角地带，宛如麻绳组成

的丁字裤，绳结狠很陷入多汁的肉洞，从中分开浑圆的肉臀，同时摩擦着两个肉洞。

「呜呜呜！」

敏感的雪白胴体宛如白蛇般不停扭动，若苹露出痛苦的表情。

「这就是今天的晚餐吗？」男子问道：「在品尝你的身体之前，我先试试你的手艺吧。」

掀开锅盖，男子舀了一杓锅里烫人的浓汤，送入口中。

「很好吃，让你也尝一尝吧。」

热汤滴在粉嫩的乳峰上，冒起阵阵白烟，若苹发出一声凄凉的惨叫。

男子笑着舔去在乳房上流动的汤汁，吸吮着红肿的乳肉，被烫红的乳轮鼓了起来，看起来更加妖艳。

继续掀开围裙的下摆，目标就是粉红色的秘裂……「也用下面的小嘴尝尝吧。」

「不可以，那很烫啊！」若苹啜泣道：「饶了我吧。」

似乎以让女人哭泣为乐，男子的笑声听起来极度残忍。

「啊！」

叫声再度响起。

可是，汤汁并没有烫熟美丽的蚌肉，只是浇在白嫩的大腿上而已。

「嘿嘿，别怕，我只是开开玩笑罢了。」

男子掰开肉瓣，小心地倒入褐色的酱汁，用细长的食指均匀地搅拌，大嘴接着湿嫩的肉穴，混合着

香甜的花蜜，坚硬的利齿噬着鲜美的嫩肉，大口大口吸入嘴里肉体与心灵不断的打击，几乎会让任何女

人崩溃，但是，真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呢……离开香气四溢的厨房，两人朝主卧室走去。

一进房门，巨幅的婚礼照片挂在床头，身穿白纱的若苹笑得灿烂，和现在满脸泪水的模样形成强烈

的对比。

「不要，求求你不要在这里做……」

「嘿嘿，你明明最喜欢这种淫乱的游戏吧，湿的好厉害啊。」

男子捞起黏稠的淫蜜，均匀地涂抹在可爱的菊蕾上，受到刺激的菊门规律地收缩，一根指头粗的淫

具慢慢插进若苹的肛门中。

橡胶阳具在比阴道更加狭窄的密径中刮磨，直肠传来电击般的感觉，肉体产生撕裂般的疼痛，脑中

却是一片麻痹，在痛苦的刑责下，若苹努力放松自己的菊蕾，可是邪恶甘美的畅启动肉体本能的防御机

制，肛门剧烈的收缩带来更强的官能快感。

混合着排泄与性交的欢愉，彷佛魔鬼的耳语，明明是低贱而无耻的淫乱行为，深限快感的漩涡中已

经无法自拔了。

「人家的屁股好热……里面快要化掉了……」

若苹脸上流满唾液、泪水，还有气味浓厚的分泌液，恍惚的表情再没有人妻的矜持，梦呓般重复着

意味不明的呻吟。

从提包中拿出来的是另一支比常人尺寸还要恐怖的电动阳具，分成前后两截的棍身，前端如陀螺般

转动，后端则是呈S 型扭动，这样的淫具进入女体中，滋味可想而知。而阳具另一根分支正抵在若苹最

羞人的肉蒂上，狂插的同时，配合地一起刺激着敏感的女体，男人的口舌、双手也一并玩弄着前后丰满

的肉团。

隆臀举起，若苹以母狗性交的下贱姿势，承受电动阳具的侮辱，在床头柜上面摆着与丈夫出游的合

照，近在眼前的画面在若苹的视线中却逐渐模糊。

「我丈夫真的快要回来了。」仅存的理智即将淹没在身体的快感中，若苹以虚弱的口气，讨饶道：

「请饶了我，明……明天人家任你玩弄，好吗？」

「不行！」男子得意笑道：「就让他看看你淫乱的模样吧，嘿嘿嘿，说不定他还会非常兴奋，求我

天天来干你！」

下流的纤腰扭到几乎断裂，屁股前后挺送，淫乱地吞下粗大的淫具，美丽的人妻狂野地嘶吼，快感

几乎要爆炸了。

「你也忘不了这根大肉棒吧？」男子挺起早已勃起到不行的强健凶器，淫笑道：「比你的老公更有

力吧。」

精疲力竭的若苹说不出话，只是无力地摇头。

拔出的淫具与红肿的蜜穴牵出浓稠的银丝，取代冰冷的电动阳具，冒着热气的肉棒凶猛地入侵。

隔着一层肉壁，两端坚硬的淫物无情地交错奸淫，两者聚合的快感不是相加或相成那么简单，平方

等级的快感迅速淹没了一切。全身的毛细孔纾张，沾满汗水的若苹好像被大雨淋湿了一般，湿濡的肌肤

闪烁着奇妙的光泽，下半身的淫蜜喷泉大量涌出，所有的知觉只剩下官能反应而已，除了剧烈的甘美外，

全都是一团空白……「那里要坏掉了，不行了，人家要死了！！」

「咬的好紧，太舒服了！」

已经微露疲态的男子在异常变态的气氛下，异常激动的下半身彷佛不都会足，粗大的肉棒前后交替

地变换抽插，充满皱折的珍贵肉壶，狭窄紧缩的菊洞，构造不同的蜜洞，却带来同样酥爽的快感，终于，

在男子最后奋力的一击后，雄性浓热的精液朝人妻的子宫猛灌，若苹彷佛承受不了如此大量的泄洪，美

丽的身子被强劲的冲力射的不停痉挛。

白色的污浊从壶口倒溢出来，在清净的大床上留下一片狰狞……狂泄之后。

男子颓然倒在若苹的娇躯上。

「你怎么射进来了！」若苹勉强翻过虚弱的身子，对男子娇嗔道：「今天可是危险期呢！」

男子抱着若苹依然滚烫的娇躯，苦笑道：「对不起，我真的是忍不住，你今天太实在淫荡了……」

「……胡说八道。」

若苹鼓起频果般的双颊，嘟起小嘴，一副气呼呼的可爱模样。

「喔，对了，这个星期六晚上，Peter 又约我们去他家里玩……」男子柔声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还能怎样，你这个专门欺负老婆的变态狂！」

「是吗？刚刚不知道是谁，爽到都哭出来了……」

「还不是你害的！」若苹偷偷擦拭眼角的泪痕，笑骂道。

若苹把羽毛枕头甩向丈夫脸上，两人在豪华的大床上翻滚扭打着，渐渐地彼此赤裸的身子慢慢又黏

成一团……【完】